

CHENRU CIYU — NANFAN SHUHUA CHENRU CIYU — NANFAN SHUHUA CHENRU CIYU — NANFAN SHUHUA

沉入词语 / 南帆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李育智
装帧设计 池长尧

沉入词语——南帆书话

南 帆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字 数 273 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29-X/G·379

定 价 16.70 元

今 人 书 话

弁 语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讎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屡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佚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53086 106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褪，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有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序：书籍的天地

1

进入书房，我即刻想到了那两个为时已久的愿望。

书房里的书籍始终杂乱地堆放在那里，东一叠，西一摞，参差交错。我时常想像，如果有几架壮观的书橱沿着墙壁排开，这些书籍就能够收藏得井然有序。书橱可以是木制的，也可以用瓷砖和着水泥砌在墙上；一个读书人甚至全部用玻璃建造书橱，玻璃与玻璃的接榫处使用不锈钢的架子固定起来。构思书橱的形状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书籍的外观——书籍的厚度、尺寸——如此地雷同，这种长方形的物体对于书橱的设计仅有最为简单的要求。

除了书橱，另一件愿意做的事情是，为这些书籍写一些文字：介绍，感想，纪念，评价，争辩，举荐，如此等等。这样，我突然触摸到了书籍的又一种形式。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内部的文字组织远不像它们的外观那样朴素。相反，这时的书籍面目迥异，个性倔强；再也没有一种统一的尺码能够规范它们了。一本书可能奇崛突兀，另一本书可能一泻如注；一本书可能桀傲不驯，拒人千里之外；另一本书可能热血贲张，仿佛正要一跃而起；一本书可能门户森严，关隘重重，但是那些文字的深处又有某些神秘的辉点持久地闪烁，诱人悬想不已；另一本书可能善解人意，娓娓而谈，让人恍如回到了外婆

的膝下……我的惊讶促使我持续地和这些书籍对话，我写下的这批文章无宁说是这些书籍所产生的回响。不知不觉之间，集腋成裘，这些文章也到了汇聚成书的时候了。

那几架壮观的书橱至今还在我的想像之中。也许恰恰因为简单，以至于我迟迟提不起真正的兴趣；相反，这些对话所包含的某种紧张乃至某种对抗却使我享受到了对弈的快乐。这部著作能够比那几架壮观的书橱更早问世，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2

我时常站到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面前冥想不已。

我的想像之中，书架上面的一本本书籍不仅和读者发生关系；同时，这些书籍之间还隐藏着一种难以发现的秘密呼应。例如，这部马克思的著作之中摘引了多少黑格尔的语录，而黑格尔的著作又融汇了多少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哪怕仅仅从字面上疏通这几首唐诗，我们不是也要去翻一翻汉诗，翻一翻《诗经》，翻一翻先秦诸子的著作吗？想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意义，不知道牛顿的学说怎么行？想要知道牛顿的历史位置，不知道“地心说”怎么行？这样，书架上的许多书籍串通起来，它们的根须穿过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作者，在文化知识的地表下面互相衔接起来。我将自己想像成一条蚯蚓，从这本书拱入那一本书，寻找这些书籍之间种种奇妙的通道，直至发现了一个足以让自己思想栖居的空间。无论如何，我十分乐于作一条这样的蚯蚓。

夜幕降下来的时候，图书馆里的书架还是那么平静吗？不，这时的书架猛烈地震颤起来了。一个个昔日的英雄、美人从书籍的封面背后踱出来，他们继续着过往的战争和爱情。青

龙偃月刀、加农炮、套着裙箍的长裙和题上了情诗的手帕交替出现，栩栩如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在一瞬间同时看到了全部的历史。确实，图书馆的一个重大功能即是，让不同年代的历史聚拢到同一个屋顶下面。

书籍真实地制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书籍梦幻般地制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3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是一个神秘的作家，他对于书籍同样具有神秘的体验。他专门著文考察过书籍崇拜的历史，这种崇拜致使“书籍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成了目的本身”；博尔赫斯别致地解释过中国的秦始皇焚书——在他看来，这种焚书是为了废止过往的历史，重新开创时间，这是与“始皇”之称相互配合的举动。意味深长的是，他的小说《沙之书》明显地流露了对于书籍的恐惧。

《沙之书》的主人公买到了一本奇特的书。这本书像沙子一样无始无终，人们无法翻到它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它的每一页都不重复，也不会第二遍出现。人们甚至无法把它付之一炬，因为“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这是一个涵义丰富的象征——书籍包含了一切。博尔赫斯的恐惧暗示了一个问题：书籍会不会成为统治人类的另一种可怖的专制？书籍包含了一切，同时也就吞噬了一切。人们还能不能创造书籍之外的生活？

确实，我们常常天真地觉得，我们在书籍面前拥有绝对的主动。无论书籍之中正在上演什么——无论是精彩纷呈的辩论、剑拔弩张的格斗还是勾心斗角的阴谋、生死不渝的恋爱，

只要我们用力合上书本，所有的故事都会哗地一声退回原处，锁在封面和封底之间而无法溢出。这些故事又怎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威胁呢？

可是，如果不是盲目地乐观，我们还会想到另一些问题：我们周围还有没有书籍之中未曾描述过的亲子关系、性爱模式、战争动机、享乐欲望、权力向往——一句话，我们还有没有未曾让书籍覆盖的人性？如果完全毁弃书籍的教诲，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安全地生存和繁衍？

这不仅仅是博尔赫斯的问题。

4

一个书籍的时代导致了书籍崇拜的衰落。

那个时候，书籍无比神圣。如果书籍只能铭刻在竹简上面，那么，这种艰巨的写作形式本身即已包含了拒绝废话。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只有说出了真理的经典才有资格享有书籍的荣誉。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书籍里面的话语也就是真理的表述——这显然是书籍崇拜的一个重要源头。

除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书籍生产同时还必须拥有足够的写作条件。这样，权力和财富无形地垄断了写作、知识和真理。

现代印刷术无疑带来了书籍生产的巨大解放，文化民主是这种解放的必然后果之一。书籍生产不再神秘，参与书籍生产的人数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如同人口爆炸一样，现在同样是一个书籍爆炸的年代。可是，在人们心目中，书籍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是否依然那样牢固？

是不是可以想像，作家的增殖速度将由印刷厂的数量来决定？这样，一些作家的写作不再源于真理的发现，而是为了填补那些嗷嗷待哺的印刷机器。于是，许多书籍卸掉了神圣的传

统，它们甚至不再稀罕古老的崇拜。

这样，“开卷有益”这句话已经令人生疑；某些书籍的阅读只给人们留下一个结论：告诉你认识的所有人，再也不要读这本书了。

这个书籍的时代，书籍的功能正在改变。愈来愈多时候，“真理”这个词正在为一个更为时髦的词所置换——“信息”。书籍不过就是信息。

5

我从来不像收藏家那样精心地保养书籍，我总是放手地使用书籍。俨然之中，我觉得我是书的主人，而不想充当书的奴仆。

我时常在书籍之中留下各种记号，眉批；我时常在许多书页上画出了表明重点的横杠，这些横杠歪歪斜斜，不成敬意；我懒得使用书签，阅读中断的时候总是毫不珍惜地将书页折起来；我读过的书本很快就脏了，整本书合起来的时候显得比原来厚。我没有觉得这是对于书籍的损害；相反，我感到这些变旧了的书籍才能真正和我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我个人的组成部分。

因为这样，我不太愿意将我仔细读过的书籍借给他人——这就像不愿意随便在陌生人面前敞开自己一样。

阅读的确是十分个人化的一种活动。我甚至不太愿意回答他人的提问：最近读些什么书？如果我正在阅读的书目没有得到提问者的响应，我会暗暗地高兴。一个人有理由为自己独特的阅读趣味而自豪。

由于礼尚往来，也由于读书人之间的习俗，我同样得将自己刚刚出版的著作赠送他人。这时，我的心中经常掠过一丝不

安。我不愿意这样的赠送成为一种无形的阅读干涉——这会不会强制他人阅读我的著作？

6

我站立在时间之轴的某一点上。历史上已经存有许许多多的书籍，未来还将出现许许多多的书籍。我在这两批书籍之间左顾右盼，就像寓言之中那一只面对着两堆稻草而不知所措的驴子。

有时候，我把远古想像得十分辉煌。那一部伟大的典范之作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世界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基本的秩序。现今的所有书籍不过是这部典范之作的阐发、解释、复制、回响。尽管许多作家并没有读过这部典范之作，但他们都曲折辗转地从中得到启示，接受训诫。否则，我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作家能够信心十足地写出那么多的著作——他们的依据在哪里？

有时候，我又把未来想像得十分壮丽。当下的世界尚未就绪；人们难以满足的是，那一本终极性的典范之作仍然缺席。许多人已经将眼光投向了不远的未来，积极地断言这部典范之作将在何时何地再地浮现。所以，现今的每一个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写作，他们梦想着这一部典范之作经由自己手中创造出来。这构成了一个时代最为宏大的写作动机。

我不知道哪一种想像更为合理一些。我站在时间之轴的某一点上，我的阅读面对哪一个方向——过去，抑或未来？

7

一个经常读书的人生了重病，住院治疗。病愈出院之后，

他对旁人说：饱读诗书，百无一用。一本书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疼痛和发烧。我总算明白了，面对坚硬的现实，书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

另一个并不经常读书的人生了重病，住院治疗。病愈出院之后，他对旁人说：幸亏有了那几本书，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熬过病床上的时光。我总算明白了，面对坚硬的现实，书籍是一种抚慰人心的东西。

我不想判断哪一种经验更为正确，我只是记起了德里达的一则轶事。

德里达是法国最为著名的现代哲学家之一，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的一系列著作强调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否认符号本身具有确定的意义。因此，许多解构主义式的解读常常抹消了一个文本的固有涵义；解构主义看来，文本的固有涵义时时都在自我消解，文本不过是符号本身的自由嬉戏。解构主义的兴起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变，人们声称解构主义动摇乃至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于是，德里达也从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逐渐成为一代宗师。一九九二年三月，德里达和另外一些著名哲学家应邀赴牛津大学讲演。讲演结束之后，一位报纸评论员在评论之余顺便通知读者，除了德里达，所有的讲演者均已将讲演所得的报酬捐献给主办机构。这一则失实的报道让德里达大为光火。他措词激烈地致函报纸，声称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尽管这位评论员连忙惊慌地道歉，德里达意犹未尽。然而，这一场笔墨官司却引起另一些旁观者的窃笑。这些人看来，德里达为什么不洒脱地以他自己所倡导的游戏精神解构那一则失实的报道；同时，如果他人同样以德里达式的解构解读他给报纸的声明，那又会有什么样的戏剧性效果？

这一则轶事显示了哲学在日常事务之中所遭受的挫折。可

是，哲学存在的一个基本设定是不是就在于，人类不仅仅生存于日常事务之中？

返回日常事务与挣脱日常事务，书籍的意义是迥然相异的——即使德里达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8

经典的尴尬。

事实证明，许多经典并非一问世就能得到出版商和读者的青睐。经典的先锋性质常常迫使它不得经历一段痛苦的沉默。出版商的拒绝或者读者的冷淡无疑是这种沉默的首要原因。

当然，没有理由断定，出版商必然会背弃经典之作。如同名牌商品一样，经典同样是商人的宠儿。一旦确认为经典，即使像《尤利西斯》这样的晦涩之作也可能成为竞相出版的对象。可是，一部经典的确认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资料表明，至少要横穿二十年的阅读检验而未曾沉没，这样的书籍才有可能被尊为经典。这是一个严酷的“时间差”。

多数出版商没有必要为经典的问世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资金的周转速度和难以预测的风险，他们不想贸然为可能的未来经典投资。另一方面，严酷的“时间差”又秘密地剥夺了经典作者的利益。的确，历经漫长的销售，一部经典赢得的利润可能超过许多畅销书籍。然而，这些利润已经和经典作者绝缘。今天的人们仍然津津有味地阅读《红楼梦》，可是“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又能得到什么？凡·高的名画正在以天文数字的价格出售，而这种价格又怎么能拯救凡·高于穷困潦倒之中？这个意义上，经典产生的利润和经典的创造者中断了联系。经典书籍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使应该受益的人

受益。如果只有未来的出版商充当坐享其成的最后赢家，那么，当今还有多少人会为经典的产生竭尽全力呢？

9

七十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他那本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之中写下了一段话：“到目前为止，学术知识已经转换成电脑语言，教师的传统角色将被电脑储存库替代，教师的授业内容也将转让于‘传统记忆库’（如图书馆等）和电脑记忆库的器械，学生可以坐在终端机前随时调用。”的确，时间的推移已经让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电脑已经全面介入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成为一种超级的控制系统。电脑为这个世界制造了许多令人惊讶的奇迹，它甚至改变了知识这个概念的根本涵义，改变了传统知识机构之中种种既定的配置。

这理所当然地改变了书籍的位置。

在电脑出示的检索系统面前，昔日的类书又算什么？在一张光盘的储存量面前，图书馆的形态是否还能依然如故？在终端屏幕的立体图像面前，文字还有那样的魅力吗？在电脑网络面前，许多出版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一个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的小团体曾经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这个小团体通过这份刊物交流种种感想。然而，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分别拥有了个人电脑之后，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出现了。某一天下午，这个小团体的一个成员电话通知其他人：他们可以打开自己家里的电脑，通过网络阅读他刚刚写就的一篇论文——从此，这个小团体的刊物寿终正寝。这件事情象征了什么呢？

仓促地预言书籍时代已经进入尾声，这可能操之过急；然而，预言电脑将在诸多方面掠夺书籍的传统领域，这决非危言

耸听。或许目前还很难判断电脑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场革命的种种征兆。在这场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书籍可能赢得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所有迷恋书籍的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南 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目录

序：书籍的天地

1

家有藏书

论阅读	3
家有藏书	7
书写文化与视觉文化	9
论文与专著	20
文学杂志的个性	24
好作家，或者重要作家	26
读者是什么	29
专家与大众读者	35

读小说

历史与神话	
——读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	41
激情与个性	
——《世纪末的情人们》读后	54
沉沦与救赎	
——读北村《施洗的河》	60
姓·性·政治	
——读陈忠实的《白鹿原》	75

敞开与囚禁	
——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81
《哈扎尔辞典》与《马桥词典》	95
《栎树的囚徒》：女性的苦难史	100
善与恶的振幅	
——读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	103
两种现实之间	
——读季仲的长篇小说《沿江吉普赛人》	108
寻找北方精神	
——读张承志小说集《黄泥小屋》	114
媚俗：艺术的倾斜	
——读冯骥才《神鞭》、《三寸金莲》、 《阴阳八卦》	116
三坊七巷的传奇	130
北村的小说图式	140
家乡的爱情	
——读青禾的小说集《春雨潇潇》	155
生存主题与女性的立场	
——读斯好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	164
爱欲、禁忌和话语	169
札记：关于“侦探文学”	180
两个故事：侦探小说的三种类型	195
札记：小说四篇	202

读散文

洗尽铅华见真淳	
——读俞元桂先生的散文集《晚晴漫步》	217
浪漫与幽默	
——读孙绍振散文集《面对陌生人》	220

心灵·人间·旅情	
——读朱谷忠散文集《回答沉默的爱》	225 程
城市的回声	
——读北北散文集《北北话廊》	228 程
土地的启悟	235 程
伟大的无用	
——荐《艾菲尔铁塔》	238 程
智慧的写作	242 程
批评之镜	
超越的本义	
——读鲁枢元《超越语言》	247 程
诗：作为思的对象	
——读俞兆平的《诗美解悟》	256 程
融学问于赏析	
——读《诗词拾翠》二集	263 程
文化·文学·文学史	
——读朱水涌《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	267 程
女性的反抗声音	
——读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271 程
批评之镜	
——读《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有感	277 程
整编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介绍	281 程
语言·审美·现实	
——读马尔库塞《审美之维》	284 程
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	
——读《人文精神寻思录》	292 程